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傳三編卷五十
五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吳濬

史傳三編卷五十

大學士朱軾撰

循吏傳二

漢

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歷算究極師法稱為通儒性寛仁恭愛鄉黨

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相府史嘗出行有人謾認其馬茂心知其謬然嘿解與之他日其人别得所亡馬乃詣府歸馬叩頭謝茂後以儒術舉為侍郎給事黄門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

不敢入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强請求耳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敎汝汝必無怨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内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

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理事自若數年敎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王莽秉政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及莽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遷茂為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後莽居攝以病免歸常為門下掾祭酒不肯作職吏更始立以為侍中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光武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南謁見乃以茂為太

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户賜几杖車馬衣絮復以長子戎為太中大夫次子崇為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卒賜棺槨冢地比葬車駕素服親臨送之

論曰考茂行事無赫赫功而仁厚和平使人愛慕至於道不拾遺蝗不為災及遯跡於新莽之世又何其乃心王室確然一節也光武龍興當羣豪未靖戰將角才之秋獨首先禮茂俾居三公之首以厚德風天下可謂知所本矣論者以子陵歸釣實開東海節義

之風權茂太傅遂使東京循吏輩出諒哉

衛颯

衛颯字子産河内修武人家貧好學問隨師無資常傭以自給王莽時仕郡歷州宰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鄧禹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太守郡接交州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邦俗從化先是含洭湞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也民居深山濱溪谷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

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姦吏杜絶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來陽縣出鐵石他郡民庶常聚會私為冶鑄因招亡命致姦盜颯起鐵官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颯理卹民事居官如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内清理二十五年徵還光武欲以為少府會被疾不能拜起以桂陽太守歸家須後詔居二歲載

病詔闕自陳困篤乃收印綬賜錢十萬後卒於家南陽茨充代颯守桂陽亦善其政教民種殖桑柘麻紵之屬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益

論曰康誥曰如保赤子古之治民者如是後世治不古若非盡智猷才分之不足也視官府為傳舍則其誠意之不加也固宜颯居官如家用能於聲教甫通之地立法興化移易風俗而民咸宜之故知設誠致行者政之善經雖康叔所以靖頑民未有外此者也

任延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聖童值亂避兵隴西隗囂聘之不應更始元年以為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方十九到官靜泊無為唯先遣祠延陵季子已則省諸卒耕公田以周窮急掾吏貧者分俸賑給之每行縣輒慰勉其孝子是時中土士人避亂江南故會稽多士延乃聘高行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有龍

丘長者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吏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洒埽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相望於道積一歲長乃自謁府門願備録延辭讓再三署為議曹祭酒長尋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建武初徵為九真太守九真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常告羅交阯每致困乏延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歲歲開廣百姓充給俗又無嫁娶禮法各因淫

好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者長吏以下各省奉祿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於是徼外蠻夷慕義保塞遂罷偵候戍卒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為交阯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嶺南華風始於二守馬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九真吏

人生為立祠以病稽留左轉睢陽令擢武威太守帝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武威大姓田紺為郡將兵長史子弟賓客多為暴害延收紺繫之并其子弟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紺少子尚乃聚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攻郡延即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多寇抄民廢田業延選武

略之士千人明其賞罰屯據要害有警急逆擊追討寇抄遂絕河西舊多苦旱延置水官吏修理溝渠人蒙其利又立校官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則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後坐擅誅羌不先上左轉召陵令顯宗即位拜潁川太守永平二年徵會辟雍因以為河內太守視事九年病卒少子愷官至太常

論曰子陵之清風竣節光武猶不能屈獨應任延之

聘雖韓起之與田蘇遊其義曷以加兹及後歷官禮

敎行於種姓直聲動乎大廷益以知延之學行誠加

於人一等矣

劉昆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又

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王莽世

敎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

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禮縣宰輒率

吏屬而觀之莽以昆宗室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繫昆及家屬於外黄獄尋莽敗得免是時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教授於江陵光武即除為江陵令江陵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為光禄勲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

何德政而致是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
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令入授皇太子及諸
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
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
軼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永平中為太子中庶子建
初中稍遷宗正卒於官遂世掌宗正焉
論曰中孚以格豚魚精誠之至有感必通然先以感
通為心而期必其應則誠之與存焉者寡矣故昆偶

然之對非姑為謙退也理固如是耳漢家自光武再造以仁厚立國士多長者降及桓靈之世乃有以激昻議論見者豈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歟

郭伋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少有志行哀平間辟大司空府三遷漁陽都尉王莽時為上谷大尹遷幷州牧更始新立間伋名徵拜左馮翊使鎮撫百姓世祖即位拜雍州牧再轉為尚書令數納忠諫諍建武四年出為中山

太守明年彭寵滅轉為漁陽太守漁陽既罹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民多猾惡寇賊充斥伋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侵抄邊境苦之伋整頓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塞民得安業户口增倍九年徵拜潁川太守時潁川盜賊羣起伋到郡招降趙宏召吴等數百人悉遣歸農其黨聞伋威信降者絡繹不絶十一年調并州牧過京師見帝言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

并州素結恩德至是入界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行部至河西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耳比事訖諸兒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别駕從事計日告之及還先期一日伋為違信於諸兒遂止野亭須期乃入是時朝廷多舉伋可大司空者帝以新省朔方屬并州而盧芳尚倚匈奴為邊警欲伋久於其事故不召伋知盧

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芳將隋昱遂謀脅芳降伋芳乃亡入匈奴伋以老病乞骸骨二十二年徵為大中大夫賜宅一區帷帳錢穀充其家伋悉散與宗親無所遺明年卒年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冢塋地

論曰伋所至以信為治夫信者五常之本也撫民不以信則仁不究也接人不以信則禮不行也整兵不以信則義不足以禦亂也燭姦不以信則智不足以

靖民也伋主於信以成其政至不欺竹馬兒童庶幾朴篤君子者已

杜詩

杜詩字公君河内汲人少有才能仕郡公曹有公平稱更始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一歲中三遷為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縱兵暴橫百姓惶擾詩敕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召見賜棨戟復使之河東至大陽聞賊楊異等規欲北渡乃與長史急焚其船部勒

郡兵將哭騎趨擊斬異等賊遂翦滅拜成皐令視事三歲舉政尤異再遷為沛郡都尉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政治清平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築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南陽人以方召信臣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以無勞久居大郡乃上疏願受小職以降避功臣帝惜其能不許詩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讜言

善策隨事獻納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請立符以絶姦端從之十四年卒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

論曰詩之為治可謂所居民富所去民思召父杜母之稱於今為烈當其格殺蕭廣一何壯也其才略誠有以過人者退而辭位以避功臣又何其恂恂禮讓君子耶

孔奮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遭王莽亂與母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署為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所在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通貨羌胡市日四合稱為富邑每居縣者不數月輒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産無所增事母孝謹奉養極求珍膳而躬率妻子甘菜茹當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身處脂膏力行清潔為人所笑太守梁統深相敬禮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不以

官屬待之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單車就道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今去何以報德遂共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奮追之急賊乃執奮妻子以為質奮年已五十唯一子終不顧望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為用命又率厲氐豪齊鍾留等令要遮賊氐人多便習山谷與奮表裏賊益

窘急乃推奮妻子置軍前兾以却奮而奮擊之愈厲卒禽滅茂等奮妻子亦為所殺世祖下詔褒美拜為武都太守奮自為丞已為河西所敬重及為守舉郡莫不改操為政明斷甄美疾非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讐郡中清平後上病去官卒於家弟奇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删晚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亦作左氏說云

論曰光武中興隗囂猶狡馬思為鼎立之計惟奮與

竇融梁統等精白乃心以奬王室其後竇梁皆藉椒房之寵累葉貴盛卒與禍覩奮獨橐囊蕭然一經授受終亦不罹世網所守爲益高矣觀其以廉律已而羌人獻貲以義割恩而氐人效命則知爲天子吏誠心格物亦何物之不格哉以此坊吏而吏猶有以求賕顧私敗其治蹟者

張堪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早孤讓父餘財於兄子凡數百

萬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徵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中郎將來歙薦堪召拜郎中三遷為謁者使送委輸縑帛并騎七千詣大司馬吳漢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伐公孫述軍纔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說漢不宜退師漢從之乃示弱挑戰述果自出戰死城下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絲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在郡二年徵拜騎都尉後領驃騎將軍杜茂營擊破匈

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甞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甞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

已帝聞良久歎息拜顯為魚復長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論曰南國多稻田而北土惟旱種或以朔漠霜早又地高阜恐水泉不足以輸灌也讀堪傳乃益知其不然直阡陌既廢兩漢之世斥其地為邊壤不復更為經界耳堪以一守之力種植一郡民享樂利播之歌謠後之尹是邦者富民之術宜莫先於是矣

宋均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年十五為郎好經書每休沐輒受業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調辰陽長以俗信巫鬼為立學校禁絶淫祀人皆安之以祖母喪去官後為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救之均至而尚已沒因監伏波將軍馬援軍與諸將俱進及援為賊所阨卒於師士多疾病死者大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莫敢應均曰忠臣出竟有可

以安國家者專之可也乃矯制命吕种奉詔入蠻告以恩信而勒兵隨其後蠻人震怖即共斬其大帥以降於是散其衆遣歸本郡為置長吏及還自劾光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馬遷上蔡令九江太守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惟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遒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巫遂每歲取百姓男女以為公嫗既而莫敢嫁娶均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

勿擾良民於是遂絶遷東海相在郡五年坐法免東海吏民思均恩化詣闕訟均者數千人顯宗以其能徵拜尚書令每有駁議多合上旨均嘗刪剪疑事帝以為有姦大怒諸尚書惶恐皆叩頭謝均顧厲色曰忠臣執義無有二心均雖死不易志帝聞之善其不撓即貰郎遷均司隸校尉出為河南太守政化大行常寢病百姓耆老為走禱旦夕問起居其為民愛若此以疾乞免詔除子條為太子舍人均力疾詣闕謝帝使中黃門慰問因

留之既而欲用為司徒召見均疾甚不任趨走兩騶扶之流涕固辭帝甚傷之建初元年卒於家均性寛和不喜文法常以為吏貴弘厚若苛察之人身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及在尚書以時方嚴切恒欲叩頭爭之而終未敢陳帝後聞其言而追悲之

論曰陳湯矯制以開邊宰臣故抑其賞志士猶或訟之若均專命以全王師而劇盜隨以寧貼其功浮於

湯矣湯之末年每以邊事被顧問均亦獲參異議所遇又略相似至均之論吏治平情準理以此從政果且達已

王景

王景字仲通其先琅邪不其人八世祖仲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及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於仲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因家焉景少學易遂廣窺衆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沉

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時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渠吳用景堨流法水乃不復為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修建武十年以陽武令張汜言光武方為發卒而浚儀令樂俊復以新被兵革民不堪命宜須平靜其事遂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兖豫百姓怨歎以為縣官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形便景陳其利害帝善之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

築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磧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疎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遺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渠成帝親巡行詔濵河郡國置河堤員史如西京舊制景由是知名三遷為侍御史十五年從駕東廵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拜河堤謁者賜車馬縑錢建初七年除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篤奏論欲車駕遷還長安景以宮廟已立恐人情疑惑會有神雀諸瑞

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採明年遷廬江太守廬江百姓不知牛耕地力有餘食常不足郡界故有孫叔敖芍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犂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内豐給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皆著於鄉亭廬江傳其文詞卒於官

論曰太史公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當神禹時九河底績然自殷家已不常厥所至周定王而河遂改流歷考後代治法雖不必同要惟疏瀹開導以殺其勢

順其性如孟子所謂水由地中行者方無惡於智矣

漢世賈讓之後獨景以此見長云

廉范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也漢興以廉氏豪宗自苦陘徙馬曾祖父裒成哀間為右將軍祖父丹王莽時為大司馬庸部牧皆有名范父遭亂客死於蜀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丹之故吏也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

客步負喪道葭萌船觸石沒范抱棺俱沉衆傷其義鉤
求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使持前資追范范卒固辭
歸葬服竟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永平初隴西太守
鄧融備禮謁范為功曹及融為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
解欲以權相濟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
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
范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
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范訶之曰君困厄瞀亂邪語遂絕

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耶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貰

之由是顯名舉茂才數月再遷為雲中太守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匈奴過五千人移檄傍郡吏欲用故事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匈奴衆盛范兵不敵適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匈奴遥望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往赴之斬首數百級匈奴自相轔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後歷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

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然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百姓為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數年坐法免歸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粟悉以賑宗族朋友肅宗崩范奔赴敬陵道遇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所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令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緣蹤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

人窮急令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為然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服其好義卒於家

論曰范之孝義節烈赴人之險阨而忘其施可以廉頑立懦豈徒以吏治見哉昔李牧與廉頗相繼為趙名將牧之禦邊以示弱制勝范乃以示强却敵故孫臏減竈而虞詡增竈趙奢增壘而趙雲開壘虛實强弱之形兵事固倏忽而異變也若范之將略其猶有祖風者耶

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建武初父為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而弟丕方七歲晝夜號踊賻贈無所受既歸服喪禮過成人卒喪與丕奉母居太學習魯詩兄弟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學士爭歸之太尉趙熹慕其志每歲時問以酒糧皆辭不受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郡數禮請託疾不肯應及建初初丕舉方正恭乃始為郡吏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以經明召與其議熹復舉恭

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專以徳化為理不任刑罰許
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
輟耕相讓有訟亭長借牛不還者恭召亭長勑歸牛至
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吏
泣涕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貰不問於是
吏人信服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
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親
行阡陌坐桑下有雉止於兒傍兒不捕雉親問兒兒曰

雄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遂還府具以白安是歲嘉禾生恭庭中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會詔舉賢良方正恭舉中年王方帝即徵方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恭在事三年州舉尤異遭母喪去後拜侍御史和帝立車騎將軍竇憲建議欲擊匈奴恭上疏諫略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不得其所則天氣

為之外錯況於人乎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今邊境無事宜修仁行義尚於無為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乎不從恭每見政事有益於人輒言其便無所隱諱尋為魯詩博士拜侍中數召問得失恩禮寵異還樂安相是時東州多盜賊羣輩攻劫恭重購賞開恩信降其渠帥張漢等恭上漢補博昌尉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平之永元九年徵為議郎拜侍中其冬遷光禄勲選舉清平十二年代吕蓋為司徒十

五年上除恭子撫為郎中而弟丕亦為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廷後坐事策免殤帝即位以恭為長樂衛尉永初元年復代梁鮪為司徒初和帝末令麥秋案驗薄刑州郡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畧曰舊制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來刺史太守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上逆時氣下傷農桑月令孟夏斷薄刑者謂輕罪已正不欲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令孟夏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是時斷獄承用肅宗

之制率以冬至前吏入十一月得死罪賊即格殺不復讞正及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恭復奏曰王者之作因時為法一夫吁嗟王道為虧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後卒施行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耆舊大姓不蒙薦舉至生怨望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鄉舉乎終無所言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補益終不自顯故不以剛直為稱三

年以老病策罷六年年八十一卒於家以兩子為郎長子謙為隴西太守有名績謙子旭官至太僕從獻帝西入關與司徒王允同謀共誅董卓及李傕入長安旭與允俱遇害

論曰恭以德化人世傳三異至其兩論斷刑上若天時下便民事與申商慘覈少恩者迥若河漢矣當西漢時惟董仲舒知求端於天以為王者任德而不任刑恭之治郡立朝率由是道可謂寬仁之長慈惠之

師者已

秦彭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自漢興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同産女弟顯宗時入掖庭為貴人有寵永平七年以彭貴人兄隨四姓小侯擢為開陽城門候十五年拜騎都尉副駙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建初元年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

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為人設四誡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為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奸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令三府以所立條式班下州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肅宗巡行再幸潁川輒賞賜錢穀

恩寵甚異章和二年卒弟惇褒並為射聲校尉

論曰彭之以禮訓人事同韓延壽然延壽以罪死而彭以恩遇終以此知明章之馭吏光於前烈矣至其差田為三品實倣周官不易一易再易之舊法然古者受田於公故田瘠者所受多田饒者所受少後世民自營田彭亦差之而已豈能盡如周制哉但因所差等以定賦稅之高下庶幾猶有禹貢之遺意焉是則酌古準今者所可變通其法而行之者已

第五訪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也少孤貧常傭耕以養兄嫂有閒暇則以學文仕郡為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鄰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歲饑粟石數千錢訪未及上言即開倉賑給以救其敝吏懼譴爭之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順帝聞之璽書褒嘉焉由是一郡得全歲餘官民並豐界無姦盜遷南陽太守去官拜護

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卒於官

論曰歲之有災歉天之行也當鴻雁之哀鳴求芻牧而難企坐視赤子之顛連於溝壑而惟一身之罪譴是恤豈為民父母之心哉汲黯而後謂訪實追蹤其美豈其遠而

王渙

王渙字稚子廣漢郪人少好俠尚氣力數通剽輕少年已而改節敦儒學習尚書讀律令略舉大義為太守陳

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入為大司農

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為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涣

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

大悅涣由此顯名州舉茂才除溫令縣多姦猾積為人

患涣以方略討擊悉誅之境內清平商旅露宿於道遷

兖州刺史繩正部郡風威大行後坐考妖言不實論罷

歲餘徵拜侍御史永元十五年從南巡還為洛陽令以

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寃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

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羣疑又能發擿姦伏京師稱歎以為神元興元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相與賦斂致奠醊以千數及喪西歸道經弘農民皆設槃案於路問其故咸言往時持米入洛為卒司所鈔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絶無侵枉故報之其政化懷物如此民思其德為立祠安陽亭西每祀輒絃歌而薦之鐔顯後亦知名仕至長樂衛尉自涣後連選洛陽令皆不稱職永和中以任峻補之峻擢用文武吏皆盡其能糾剔

姦盜不得旋踵威風猛於渙而文理不及

論曰朱子作綱目縣令書卒者陳寔王渙二人而已所以勵天下後世親民之官也渙非獨以發擿姦伏見長其誠厚之德實有感人者洛陽之民俎豆絃歌没世而不忘也宜哉

孟嘗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少修操行仕郡爲户曹吏上虞有寡婦養姑至孝及姑老壽終夫女弟以宿嫌誣婦

厭苦供養鴆其母郡輙結竟其罪嘗知枉狀備言於守守不為理嘗哀泣謝病去婦竟寃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祈無所應後守殷丹到官嘗輙詣府具陳寡婦寃誣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寃魂丹從之即刑訟女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後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産穀而海出珠與交阯比境通商常以珠貿穀先時宰守多貪穢珠漸徙於交阯界於是行旅

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嵩到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留之嵩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楊喬七表薦嵩竟不見用年七十卒於家

論曰書稱非佞折獄惟良折獄況於振幽釋滯尤貴設誠者哉夫惻怛著則私意捐是非別而刑罰中悉

其聰明致其忠愛虛中以治鬼神將通斯于公所以無冤民也嘗能雪寡婦之冤至守合浦而有還珠之異昔宋子罕有言爾以得玉為寶我以不貪為寶夫不貪誠足寶嘗乃以不貪之故而還寶斯誠無價之至寶也已

王堂

王堂字敬伯廣漢郪人初舉光禄茂才遷穀城令治有名迹永初中西羌寇巴郡為民患遣中郎將尹就攻討

連年不克三府舉堂治劇拜巴郡太守堂馳兵赴賊斬
擄千餘級巴庸清靜吏民生為立祠刺史張喬表其治
能遷右扶風安帝西巡阿母王聖中常侍江京等並請
屬於堂堂不為用掾吏固諫堂曰吾蒙國恩豈可為權
寵阿意以死守之即日遣家屬歸閉閤上病果有誣奏
堂者會帝崩京等悉誅堂以守正見稱永建二年徵入
為將作大匠四年坐公事左轉議郎復拜魯相政存簡
一至數年無詞訟遷汝南太守搜才禮士不苟自專乃

敎掾吏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能化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庶循名責實察言觀效焉自是委誠求當不復妄有詞敎郡内稱治時大將軍梁商及尚書令袁湯以求屬不行並恨之後廬江賊迸入弋陽界堂勒兵追討即便奔散而商湯猶因此風州奏堂在任無警免歸家年八十六卒遺令薄斂瓦棺以葬子稱清行不仕曾孫商為蜀郡太守有治聲

論曰任賢為理政之本也其用弘其利溥善兼天下何況郡邑於是坐嘯畫諾之後堂又著焉雖然非陳蕃其人則不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

史傳三編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傳三編卷五十一

大學士朱軾撰

循吏傳三

漢

蘇章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祖父純字桓公有高名性强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乃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

敎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為大人永平中封中陵鄉侯官至南陽太守章少博學能屬文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為議郎數陳得失其言甚直出為武原令時歲饑輙開倉廪活三千餘户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乃請太守為設酒殽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

謂為并州刺史以摧折權豪忤旨坐免隱歸鄉里不交當世後徵為河南尹不就時天下日敝論者舉章有幹國才朝廷不能復用卒於家

說曰內舉不避祁奚所以見稱也進賢如是紬惡亦然況故人乎然意當時清河貪汙之迹必不容姑貸故章以公義案之若有藉此立名之心是鬼神之所惡也罪又甚於徇庇矣

羊續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其先七世為二千石卿校續初拜郎中去官後辟大將軍竇武府及武敗坐黨事禁錮十餘年黨禁解復辟大尉府四遷為廬江太守及揚州黄巾賊攻舒焚燒城郭續發縣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陳其小弱者負水灌火集數萬人并勢力戰大破之郡界平復安風賊戴風等作亂復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渠帥其餘黨輩原為平民賦與佃器使就農業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

六縣拜續為南陽太守當入郡界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内驚竦莫不震慴乃發兵與荆州刺史王敏共擊慈斬之獲首五千餘級屬縣餘賊並詣續降續復上言宥其枝附賊既清平乃班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其妻與子祕往造續

續閉門不納其妻惟將衹行其資藏僅有布衾敝裯鹽麥數斛而已顧敕衹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六年靈帝欲以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左騶所至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獨坐之單席舉縕袍示之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不登公位而徵為太常未及行會病卒時年四十八遺言薄斂不受賵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

受詔書褒美敕太山太守以府賻錢賜續家云

論曰續之清貧絕世守原憲之節以終其身皜皜乎不可尚已至於數平劇賊率皆原其枝附仁以濟勇用成厥功豈特民牧之良法抑亦軍政之善經也夫

陳寔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出於單微自兒童時雖在戲弄已為等輩所歸常作縣吏及都亭刺佐有志好學坐立讀誦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為

吏乃避隱於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揚吏意疑為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寔為督郵反囑許令禮召揚吏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為郡西門亭長其時功曹鍾皓為司徒府所辟太守問誰可代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由是寔代皓為功曹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寔懷教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

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及倫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倫乃言其故且曰此咎由故人畏憚强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閭者方歎息天下由此服其德司空黄瓊辟之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期喪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修德清静百姓以安鄰縣人户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遣還故縣本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太息曰陳君所

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歛違法解印綬去吏民追思之先是荀淑韓韶及鍾皓皆潁川人也淑字季和有高行善知人嘗為當塗長韶字仲黃為嬴長賊聞其賢戒不入境鄰縣民流入界韶開倉賑稟所贍萬餘户主者爭之韶曰長活溝壑之人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皓字季明既辟司徒府頃之自劾去後連九辟又徵為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就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就州招

九應台輔遂巡王命卒歲容與三人者及寔皆以名德為當時所尊號為潁川四長及黨錮禍起諸人多逃避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遂請囚遇赦得出靈帝初太將軍竇武辟為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惟寔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有盜夜入寔室止梁

上寔陰見之乃起自整拂呼子孫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剋已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常歎寔大位未登媿於先之及黨禁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欲表寔以不次之位遣人勸寔寔謝曰寔久絶人事飾巾待終而已遂不起中平四年卒年八十

四海内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諡為文範先生有六子紀諶最賢紀字元方諶字季方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羣當世靡不榮之紀仕至大鴻臚紀子羣仕魏至司空然天下以為公慚卿卿慚長云

後漢書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閹豎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潔放言為高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故時政彌惛而其風愈往惟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

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羣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敎廢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

論曰四長之名豔於當時傳於奕代自後之為循吏者莫敢竝焉至迹其行事則以慈良之風薫乎頽俗未嘗孑孑於為民興利而除害也夫趙張之治且煩於卓魯而卓魯為優者以道濟法也況於四長之德成而上者乎故知聲色之大為化民之末夫子之言

熾矣

賈琮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舉孝廉再遷為京兆令有政迹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敕選能吏有司舉琮為刺史初交阯土多珍産明璣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前後刺史率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賦斂過重百姓空單故卒致怨叛琮至招撫荒散蠲傜役誅斬渠帥

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徵拜議郎時黄巾新破兵凶之後郡縣重斂因緣生姦詔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能吏乃以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命褰之百城聞風竦震諸有臧過者悉解印綬去惟癭陶長濟陰董昭觀津長梁國黄就當官

待琮於是州界翕然靈帝崩大將軍何進表琮為度遼將軍卒於官

論曰鄭子太叔盡殺萑苻之盜而民以安若張綱之守廣陵賈琮之治交阯其用不同要歸戢亂奮弄兵潢池本屬赤子誰生厲階乃在於明璣翠羽犀象瑇瑁也噫

陸康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少仕郡以義烈稱舉茂才除高

成令縣在邊垂舊制令户一人具弓弩以備不虞不得行來長吏新到輙發民繕修城郭康悉皆罷遣以恩信為治百姓大悅寇盜亦息光和元年遷武陵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所在稱之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畧言魯宣稅畝而螽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書奏内倖譺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

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為表陳解釋免歸田里後徵拜議郎會廬江賊黄穰等與江夏蠻連結十餘萬人攻沒四縣拜康廬江太守康申明賞罰擊破穰等餘黨悉降帝嘉其功拜康孫尚為郎中獻帝即位天下大亂康蒙險遣孝廉計吏奉貢詔書策勞加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時袁術屯兵壽春部曲饑餓遣使求委輸兵甲康以術叛逆閉門不通而内修戰備以禦之術大怒遣其將孫策攻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吏士有先受休假者

皆遁伏還赴暮夜緣城而入受敵二年城陷月餘發病卒年七十宗族百餘人遭亂饑戹死者將半朝廷愍其守節拜子儁為郎中少子績仕吳為鬱林太守博學善政幼年曾謁袁術懷橘墮地者也有名稱

論曰讀李賀金銅僊人歌知漢德之將衰也況當桓靈之世欲聚斂以為之哉陸康乃有格非之言恢恢大節豈待殉城日始著耶夫忠其君者愛其民故康之政亦多可稱云

吳祐

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時祐年十二諫曰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

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柰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壇與小吏雍丘黄真歡語結友而别功曹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有清節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變服客傭為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以光禄四行遷膠東侯相濟北戴宏父為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聞諷誦之音竒而厚之亦與為友卒成儒宗

知名東夏官至酒泉太守祐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訟者輒閉閤自責然後斷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安丘男子毋丘長從母行市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追蹤於膠東得之

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為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祐在膠東九

年遷齊相大將軍梁兾表為長史及兾誣奏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爭之不聽扶風馬融在坐為兾章草祐責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兾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兾遂出祐為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太守少子愷新息令鳳子馮鮦陽侯相皆有名於世

後漢書論曰夫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乏貞

直吳季英視人畏傷發言烝烝似夫懦者而懷憤激揚折讓權枉又何壯也仁以矜物義以退身君子哉

論曰祐佐父以廉擇交以智撫民以仁納爭以勇誠東漢之完人也夫孫性膠東嗇夫也毋丘長安丘男子也感祐之訓猶能伏罪甘死馬融以當代經師黨冀誅固既受責而曾不知悔有靦面目是詩人之所惡也

童恢

童恢字漢宗琅邪姑幕人少為吏執法廉平司徒楊賜聞而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闕爭之及得理掾屬歸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論者歸美得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輒禮之酒殽以勸勵之耕織種牧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歸化者二萬餘户民嘗為虎所害設檻捕獲二虎恢聞出咒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殺人當垂頭服罪

自知非者號呼稱冤一虎垂頭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嗚吼遂令放釋吏人為之歌頌舉尤異遷丹陽太守暴疾卒弟翊字漢文名高於恢宰府先辟之翊陽瘖不肯仕及恢被命乃就孝廉除須昌長有異政聞舉將喪棄官歸舉茂才不就卒於家

論曰夫子有言苛政猛於虎然虎殺人猶知甘罪苛政殺人而或恬不自怪是將謂殺人以梃與刃為果有以相異也則誠虎而冠者也恢與劉昆皆德格異

類異哉

劉寵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父丕博學號為通儒寵少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以仁惠為吏民所愛母疾棄官去百姓送者塞道車不得進至輕服遁歸後四遷豫章太守又三遷會稽太守山民愿朴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為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厖眉皓髪自

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
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
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
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賢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
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
錢受之轉為宗正大鴻臚延熹四年代黃瓊為司空以
陰霧愆陽免頃之拜將作大匠復為宗正建寧元年代
王暢為司空頻遷司徒太尉二年以日食策免歸鄉里

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廉約省素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埽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以老病卒於家

論曰蕭何洊秦煩苛與民休息而畫一之歌興寵卒是道以牧會稽亦使犬雞鳴吠各得其情焉然寵既登台輔遂不能振衰起錮者何繼秦之餘酷而寵值漢之積媮也在易之需曰君子以飲食宴樂於蠱則曰先甲後甲當高祖時方撥亂世反之正其道宜需

至延熹建寧之間上下狃於恬嬉亦已久矣勢不可以無事故曰蠱者事也其後諸葛亮與法正論治蜀深明漢初可以弘濟而巳之不得然者以此

仇覽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少為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

助喪事賑恤窮寡期年大化民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元卒成孝子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鴟梟哺所生考城令河内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

志邪覽曰以為鷹鸇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為資勉卒景行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賔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覬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才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融後以告郭泰泰因與融齎刺謁之遂留宿泰嗟

嘆下牀為拜覽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雖在
宴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
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怒聲色之異後徵方正遇
疾卒

論曰孝弟天性也覽之化陳元無他焉動以至性而
已鸞鳳之瑞世猶不若斯人淑世之功多也況鷹鸇
乎及遊太學窮經自守視范滂諸人好臧否議論者
加一等矣淑德所關非徒全身遠禍也

劉矩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少有高節以叔父遼未得仕遂絕州郡之命諸公嘉其志義辟遼拜議郎矩乃舉孝廉稍遷雍丘令以禮讓化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於路得遺輒推求其主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之訟者感其言往往罷去在縣六年以母憂去官後太尉胡廣舉矩賢良方正四遷為尚書令性亮直不能諧附貴勢以是

失大將軍梁冀意出為常山相以疾去官適冀妻兄孫祉為沛相矩懼為所害不敢還鄉里乃投彭城友人家歲餘冀意少悟乃補從事中郎復為尚書令遷宗正太常延熹四年太尉黄瓊復為司空以矩代瓊為太尉矩與瓊及司徒种暠同心輔政號為賢相時連有災異司隷校尉以劾三公尚書朱穆上言矩等良輔及引殷湯高宗不罪臣下之義帝不省竟以蠻夷反叛免後復拜太中大夫靈帝初代周景為太尉矩再為上公所辟召

皆名儒宿德不與諸郡交通順詞黙諫多見省用復以日食免因乞骸骨卒於家

論曰吳祐以身率物而矩以禮化人夫德禮者導齊之本也惟祐及矩其猶有三代之風乎祐忤冀遂不仕矩既去復用則祐之節為尤高然矩之順詞黙諫以濟時事度其所以拯弊維衰者為益當不少矣

劉寛

劉寛字文饒弘農華陰人有失牛者誤認寛牛寛無所

言下車以牛與之已而其人別得所失牛乃歸寬牛謝曰慙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何為謝之州里服其不校桓帝時大將軍辟之累官南陽太守歷典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為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則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感德興行日

有所化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其後兩拜太尉皆以日變免復拜永樂少府遷光禄勲封逯鄉侯中平二年卒年六十六謚昭烈寛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怒罵曰畜産須臾寛令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産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寛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婢故覆肉羹汙朝衣寛神色不異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為長者

論曰漢世以牧守入為三公者至衆而寛尤為和厚之宗古者夏楚二物以收其威學宮之罰也寛以蒲鞭馭吏其化亦行牧守之官誠視吏如手足愛民如子弟至心所感不怒而人威何事嚴刑以逞哉至治臧獲亦以度勝號稱長者不虛矣

任峻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漢末擾亂關東皆震中牟令楊原欲棄官走峻說原曰董卓首亂天下莫不側目然

而未有先發者非無其心也勢未敢耳明府如能唱之必有和者今關東十餘縣能勝兵者不減萬人若權行河南尹事總而用之無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為主簿峻乃表原行尹事使諸縣堅守遂發兵會曹操起關東入中牟界峻建議舉郡歸操操表峻為騎都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操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給軍是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乃以峻為典農中郎將祗為屯田都尉募百姓屯田許下得穀數百萬

斛郡國別置田官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實官渡之役峻典軍器糧運賊數鈔絶糧道峻乃使千乘為一部十道方行為複陣以營備之賊不敢近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以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户遷長水校尉峻寛厚有度而見事理於饑荒之際收卹朋友孤遺中外貧宗周急繼乏信義見稱建安九年卒

論曰峻之說楊原討董卓義形於色可謂忠於漢而有特識矣而不免為操所用何耶然峻終身事於孝

獻之朝其没時操之逆跡猶未著則安得以與操同事而遽斥為魏臣哉操之行軍多致克捷實資屯田之利故知時平則勤墾軍興則開屯者政之善經也

董和

董和字㓜宰南郡枝江人也先本巴郡江州人漢末和率宗族西遷劉璋以為牛鞞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産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為之軌制所在皆移風

變善畏而不犯縣界豪强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為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遷益州太守守其清約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昭烈定蜀徵為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歡交自和居官外收殊域内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後為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

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和子允與費禕齊名及許靖喪子允與禕欲會其葬允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禕直

上乘允有難色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和間之乃謂允曰吾嘗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然允秉心公亮丞相亮出駐漢中時任以宮省之事其後歷官至侍中守尚書令為大將軍費禕副

論曰惟仁者為能好善惟智者為能納益仁智合斯天德備而王道行矣觀和所以贊亮亮所以思和其用心一何至耶然則與人共事而匿其情不肯畢智

竭慮者誠和之罪人顧使柄政者諱疾護短加之以褊廹如宋王安石之倫則雖有和安得而用諸故書稱斷斷亮實以之語贊諤諤和也有焉

附魏

杜畿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年二十為郡功曹守鄭縣令縣內繫囚數百畿親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意舉孝廉除漢

中府丞會天下亂棄官去建安中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聞畿言異之使謂紀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也既見畿知之如舊識遂進於朝以為司空司直遷護羌校尉使持節領西平太守及高幹舉并州反張晟寇殽澠間河東人衛固范先與幹通謀而河東太守王邑被徵固等乃以請邑為名使兵數千人絶陜津曹操謂彧曰河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彧曰杜畿其

人也於是拜畿為河東太守時操已遣夏侯惇討固等未至畿至陜津不得渡或謂畿宜須兵乃進畿曰河東有三萬户非皆欲為亂也今兵廹之急欲為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以請故君為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多計而無斷必偽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郖津渡范先欲殺畿以威衆且觀畿去就

於門下殺主簿已下三十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固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以固為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為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乃說固曰夫欲為非常之事不可動衆心今大發兵衆必擾不如徐以貲募之固以為然為貲調發然諸將貪所募數雖多而兵實少畿又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可分遣休息緩急

召之不難固等惡逆衆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為巳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賊衆離矣及白騎攻東垣（麗德）高幹入濩澤上黨諸縣殺長吏弘（傳云張白騎叛於弘農白騎當即上張晟）農執留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巳因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崇

寛惠與民無為民有訟者輒為陳大義遣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柰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詞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勸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宫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韓遂馬超之叛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惟河東民無異心大軍征遂等夾渭為陣軍食一

仰河東及賊破餘蓄尚二十餘萬斛乃增畿秩中二千石大將征漢中畿遣五千人運運者牽自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魏國既建以畿為尚書然猶鎮河東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曹丕嗣王位賜爵關內侯乃徵為尚書既稱帝進封豐樂亭侯邑百户守司隸校尉及南征吳以畿為尚書僕射統留事後幸許昌畿復居守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年六十二贈太僕謚曰戴侯

論曰光武之敕馮異以平定安集為要圖若緩之逢亂世守雄藩而才足定難德足集民迹其易亂而治既富而教駸駸乎吏道備矣然仕於操當漢獻之朝猶可言也仕於丕不可言也魏晉五代之間濡迹兩朝代鮮完人如緩輩者何限故備論之以明其臣節之不足稱而猶不忍沒其吏治者嚴而恕德而彰也

鄭渾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遭亂避地淮南袁術厚相賓

禮然渾知術必敗乃渡江就華歆曹操聞其篤行召為掾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俗皆剽輕不念產殖生子無以相活輒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具課使耕桑又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為字辟丞相掾屬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略吏民為冦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勸渾保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其徒黨率多脅從今當廣開降路宣喻恩信若保險自守是示弱也乃斂吏

民治城郭為守禦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得賊婦女財物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爭捕賊賊之失妻子者皆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以贖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别遣吏民分布告喻出者相繼因敕諸縣長吏各還本治安集之及夏侯淵擊興渾為前登遂斬興後又破斬靳富趙青龍諸賊由是山賊皆平民安産業轉上黨太守遷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為制移居之法使兼複者與單輕相伍溫信者與孤老為比勤稼穡明禁

令民勸於農而盜賊止息後入為丞相掾及魏稱帝為
侍御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守沛下濕患水
澇百姓饑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郡人以
為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
豐民之本也一冬功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
民賴其利號曰鄭陂轉山陽魏郡太守郡苦乏材渾課
民樹榆為籬兼植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
村落齊整如一財足用饒遷將作大匠渾清素在公妻

子不免饑寒及卒以子崇為郎中

論曰子以鄭字陂以鄭名惠愛之在民亦孔多矣若其破散梁興膽略又誠有過人者昔鄭衆及興為漢名儒於渾為髙曾祖儒者之裔固宜其達於政事耶

附吳

顧邵

顧邵字孝則吳郡吳人雍之子也博覽書傳好樂人倫少與舅陸績齊名而陸遜張敦卜靜等皆亞焉自四方

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别風聲流聞遠近稱之權妻以策女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家禁其淫祀及非禮之祭小吏姿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初錢塘丁諝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吾粲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為立聲譽秉遭喪親為制服結絰當之豫章發在近路值秉疾病時送者百數邵辭曰張仲節有疾苦不能來恨不見

暫遠與訣諸君少時相待其留心下士惟善所在皆此類在郡五年卒其後諝至典軍中郎東雲陽太守禮零陵太守榮太子少傅世以邵為知人

論曰顧雍之相吳也史稱其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以此克成吳業邵之雅好人倫殆尚有父風耶方是時三國瓜分雅道陵遲苟欲興風俗長道術自非舉善以教其為棄材多矣由邵斯志以為吏牧其猶為牛刀之割者歟

史傳三編卷五十一